

往事如烟

只要有一把米就要养着五童

○王珍

“阿童，你有心事吗？”
“当然有啊！我要去看
看，屋里的米甏是不是又见底
了。如果没有钞票籴米，我的
妈妈要把我领回去的，那我就
看不到你了。求求你不要让我
离开你啊！只要和你在一起，
我少吃点饭也不要紧。阿
妈。”

这是我外婆和我小舅舅的对话。

这个拆天拆地，被宠上了天、无所畏惧的阿童，只要一谈到米的问题，立马安静乖巧，满腹心事，眼睛里含满了惊恐的泪。

小舅舅其实是我外婆的养子。他是正宗的富二代。他的亲生父亲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，但他却没有做过一天少爷。虽然我小舅舅天生健康聪明、活泼伶俐，还超级帅，国字脸，细瓷般的皮肤，高鼻梁加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与

生俱来的大都市气质终生未改。但他的妈妈不仅没有母以子贵，反而在回乡做产后回家时，发现鹊巢鸠占小三早已上位。

所以，儿子生下来就被扔到乡下我外婆家，那时我外婆自己刚出世的女儿死了，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舅舅的奶奶，视若己出。而小舅舅自己的母亲亲生母亲该打牌打牌，该搓麻将，甚至都基本上不去看儿子。开始几个月还按月付抚养费，不久后，钱也不付了，仿佛已经忘记掉她还有个儿子养在别人家，完全不闻不问。

我外婆自己有三个女儿、一个儿子共4个孩子，所以小舅舅一来，外婆就叫他五童。全家都亲切地叫他阿童。据我妈说，我外公长得矮小成不了劳动力，所以在孩子们没长大时，家里的所有开销都靠外婆的一双手做出来，包括给

别人放牛等。养我小舅舅的最初目的应该也是为了挣钱。而且，小舅舅刚刚抱来外婆家时，明显缺少照护，面黄肌瘦浑身疥疮，也没那么好看。

但是，养着养着，外婆就完全忘记了初衷，好像阿童本来就是她自己的宝贝儿子，值钿得不得了，根本就不在乎他爹娘是不是付抚养费。反倒是日夜提心吊胆：他的父母哪一天想起这个儿子了，要抱回去了，她怎么舍得下？她还时常想象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她一定会尾随而去，坐在他家门口，一听到哭声立马就冲进去。所以，家里只要还有一口饭吃，一定要让他先吃。

我的大姨是旧版樊胜美，那时她在汉口帮佣，只要家里断粮，外婆就会让大姨寄钱。我可怜的大姨即使是倾囊而出也没几个儿子，那时的保姆

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，哪有什么工钱啊。有时实在是逼无奈，大姨就央求外婆：家里都这样了，还是把阿童还回去吧。

一听这话，好脾气的外婆立马翻脸。外婆宁愿“拉黑”所有人，也要让小舅舅在家里群中。

虽然，外婆对我小舅舅的疼爱完全超越了血亲，但外公和外婆一样，都是爱得很大气的人。他们懂得爱是付出而不是占有。他们宁愿少分一点点宅基地，少得些土地，也绝不改小舅舅的姓氏。在一群姓陆的兄弟姐妹中，只有我小舅舅姓张。

纵然是千般不舍，但比起自己的感受，外婆更担心给不了阿童更多的幸福，总是在思忖，怎样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归宿。所以，当有一个去城里工作的机会，不管小舅舅怎样地表白“宁愿和哥哥一起种

田”，柔弱的外婆硬是把一路上骂骂咧咧的小舅舅押送到工作单位去上班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外婆天天为出门在外的五童担惊受怕，偷偷地抹眼泪，但为了她的五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，有一个终生不怕挨饿的铁饭碗，她觉得值！毕竟，民以食为天，如果没有赖以生存的米，五童怎么可能一直在身边长大呢？

小时候，每当我吃饭不认真，没有好好端着饭碗时，我慈爱的外婆一定会发急，冲我吼：饭碗头摔牢！那些忍饥挨饿时时担心骨肉分离的日子，外婆是过怕了。

这一点，我妈妈也一样。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当许多老话像流水般一去不回头时，只有这一句，老妈誓死捍卫着。盘中的一粥一饭，粒粒皆辛苦，一粒都不能浪费。这是妈妈给我的家训中头条。

笔随心动

夫人峰上的笛声

○赵佩蓉

周末，在温岭太平的城郊爬山。

夫人峰上，突然间，我听到了笛子声。不问世事的笛声呀，似深谷里一道玲珑剔透的清溪，自得其乐地流淌。谁呀，这么逍遥。心里一嘀咕，脚下可加了把劲。

简单的旋律，悠长的音符，越来越近。丛林阻挡不了，山风隔绝不了，犹如一丝明亮的弧线，上接云端，下达幽径。我的心，温柔地悸动。有多久了，我未曾聆听如此纯净的乐音？那个吹笛的高人，是附近学校的声乐老师呢，还是山下高楼里的新贵？

终于，我看到了那个吹笛的人。他，立在山岩上，瘦削，却不单薄。背、肩，结实而挺拔。他的脑袋，微微晃动，兀自陶醉。一连串音符，精灵一般，在他的周围，来来回回地飞旋舞蹈。我在他的面前停步，丝毫没在意自己的唐突。他也不以为忤，照旧熟练地按着笛孔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的身上是灰黄色的工装，印有“实创物业”的字样。一曲终了，他转过头来。突然露出的笑容，直率而坦白。

“师傅，好手艺。笛子吹得真好。”我由衷地赞美。

“哪里。平时也忙，基本没时间。”他告诉我，7年前，扛着铺盖，从湖南老家来到台州打工。干过托运站的搬运，干过鞋厂的包装，早出晚归，一年也攒不

了几个钱呢。但是，随身的行李中，从来没有舍弃过这根自制的竹笛。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，想父母了，想老家田地里的红辣椒了，就摸出竹笛，吹一把家乡的小调。他这个初心，在很多人眼里显得不可理喻，他们无法理解，一个处在温饱线上的外地打工佬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何以将一根竹笛挂在心甚至倾注精力。在这个经济异常发达的小城，一个外地务工者的雅兴，总是不合时宜的。他们坚信，假以时日，这个外地佬是会惭愧的，赚更多的钞票，盖高楼，买汽车，才是真正事呀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发觉他的爱好一点儿没变，甚至比以往更加坚决。他们只是不断嘀咕，嘀咕他的迂他的酸。“我可以穷，但是我不能瞎穷，是吧？”他笑着说。

应了我的请求，他吹奏起《鹧鸪飞》。随着4个实指颤音乍起，那清脆、利落的声音，仿佛鹧鸪振翅翻飞，啼啭示好。渐渐地，气息受遏，气流减弱，恍若群鸟啁啾，一群鹧鸪忽高忽低，倏隐倏现。虚指颤音，越来越低，萦绕无限的牵念与遐思，鹧鸪扶摇而去，万里长空只有白云空悠悠。

这一刻，他忘了漂泊他乡的窘迫，他忘了租住斗室的困顿，他忘了日夜劳作的辛苦。轻快的音符，在他的身上游走。他的脸上，是熠熠生辉的尊严。

“哪里。平时也忙，基本没时间。”他告诉我，7年前，扛着铺盖，从湖南老家来到台州打工。干过托运站的搬运，干过鞋厂的包装，早出晚归，一年也攒不



院墙景致 郭建生 摄

闲情逸致

绿色随想

○钟迪良

应朋友之约，来位于富春江的芦茨湾。那里返璞归真，远离城市喧嚣，群峰翠叠，山川秀美，风光旖旎。居住地前一溪清水，鱼翔浅底，一种沉醉，一种舒畅，一种绿念时时沁出脑海。

冬去春来，是季节由白变绿，由浅入深的一种递进，一切在湿润气息中变为充沛饱满。远处，有山之苍翠，气势磅礴绵延至天边；近处，有水之凝翠让人流连，可谓绿水青山好风光，正堪看。

江南的四季是分明的，春时，绿初生，如青嫩孩童，一个劲生长。遇上一场春雨，雨后

的绿，更是清新干净，光彩照人。有人说，绿，轻柔而清凉，养眼又沁心。绿在文字中行走，心在绿色中沉醉。所以一个“绿”字，在人世间留下了许多佳作。我喜欢书画美术，对“绿”深感它不仅有一种层次感，比如，淡绿、粉绿、深绿、墨绿……而且“绿”与红、黄、白、紫，甚至萎去的枯竭都相当相配，而且会很自然和谐。在花鸟画中，各色花儿在枝头上娇艳地开着，几笔翠生生的绿叶簇拥，就是生机勃勃；几只鸟儿，穿梭于蓝天碧波，当栖息在绿树青枝之上，会呈现灵动的美感……又如山水画，看青松

高直在山坡，翠竹修长于崖端，青藤攀援，枝叶交叉，繁茂的绿，使其生机盎然。绿色，以自身的深浅变化，激活了灵性花鸟，点缀了山山水水，让世界生生不息。

在山里待了两天，看着大自然中的青山、流水、鲜花、奇石，我总在想，如果这一切缺了绿，便山也无聊，花也无趣，石也无依。而且这绿不张扬，给人一种满足的宁静，让人体悟到自然的无穷奥妙。当你在绿色植物前驻足凝视，你会看到绿片上、叶脉间，似乎有着清雅的微笑，如水面涟漪缓缓晕开。

文史随笔

诗坛中的“黄金配角”

○金钩胤

吴孟达的逝世引发了无数人的感慨，不禁让人唏嘘那是自己青春的终结。银幕上的“达叔”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，回忆也定格在那一句“我是中国人”的微博上。吴孟达作为“黄金配角”留在了我们心中，但更多的配角只是被我们的余光扫过，难以在我们心中留有一席之地。现在是如此的，古代又何尝不是呢。

小时候，老师让我们背古诗，而那些古代文人诗篇背后的故事，却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不如让我们试着了解一下，那些诗坛配角们背后的悲欢离合、兴亡等我们回过头来再品读那字里行间的风花雪月，会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这是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诗句。唐

代诗坛的星空璀璨夺目，唐代诗作的书卷浩如烟海。谪仙李白的浪漫，诗圣杜甫的沉郁，诗魔白居易的通俗……仿佛整个诗坛都被大咖挤满，难得有他人的容身之地。但偏偏张若虚带着他的作品出现了，这便是被后世冠以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张若虚留给我们的，除了《春江花月夜》和《代答闺秀》之外，也只剩下在《全唐诗》和《旧唐书》中的只言片语。这位生卒年都无法确定的才子，带给我们的，仅仅是一幅幽美邈远、惝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，以及那抹月光之后的无限遐想。

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”这是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中的诗句。说起这首《山坡羊·潼关

遥襟处，终因劳瘁而卒。”享年60岁。这位六朝老臣，终究还是将自己的所有，奉献给了陝西的百姓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这是张继《枫桥夜泊》中的诗句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盛唐的绚丽不再复存，边塞兵戈四起，破败的山河逐渐代替了大唐的繁盛。玄宗仓皇奔蜀，文人南下避难。那千年前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半夜钟响，让我们记住了避难文人中有个名叫张继。刚考取进士不到两年便遭遇安史之乱，张继确实是不幸的。但从另外角度说，张继又是幸运的。比起杜甫、岑参、刘长卿等诗人，他们无不在这场动乱中颠沛流离、草草落幕，张继却安然度过了一生；比起唐代一众婚姻不幸的

诗人，张继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张继不仅与妻子携手到老，在他病逝之后妻子还随殉而去。一首《枫桥夜泊》，让我们体会到了张继因为国家动乱的不眠之思，也让我们领略了小人物在那个落寞时代的幸福。

这样的“黄金配角”还有很多：写出“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曹松；自嘲“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是书生”的黄景仁；感慨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的杨慎……他们或许只是群星之下的萤火，但千年之后却依旧闪亮。鲁迅说：“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。”那毕生精力迸发出的刹那芳华，将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一起，永远地镌刻在历史当中。

思绪点滴

心中有座治水丰碑

○谢国刚

不久前，有幸参加“智水之滨千年之光”水文化研讨会，参会的有十几位专家、教授级人士。大家欢聚一堂，就水文化畅所欲言。

浙江省有八大水系，苕溪就是其中的水系之一，浙北近千万民众靠的便是苕溪水系。早在三千年前，大禹治水就关注过大禹治水，先民早在周、秦时期，对古苕溪的治理就开始了。

东汉熹平二年（公元173年），杭州余杭县令陈浑，是一位水利专家，上任后第一要务就是治水。陈浑经多点实地察看后，号召10万民工，把前人零星塘堤筑连起来，形成苕溪长堤。他不但筑长堤固苕溪，还开发南渠河与塘河贯通，便居民饮用，利农田灌溉，通舟楫便捷。

因为地理位置原因，决定了余杭县令首要任务就是治水。前人的水利设施有苕溪堤塘、南湖、里南湖、上湖、中洪、燕子坝、活动坝、滚坝、南渠河、千秋堰、凌统堰、坝潭、尹家坝、乌龙洞等，这些水利设施都凝聚了先人的智慧和勤奋。

浙北水系苕溪堤塘，至今已演化成浙江的西险大塘。这个险不是开玩笑，东苕溪堤塘保卫着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我目睹了1996年“6·30”洪水，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带领武警官兵，在余杭乌龙洞苕溪边溃堤处叠沙包、无限思索。

打木桩的场面，如今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先民治水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，至今还有些遗存，这些设施有它的科学性，我想应把它做成模型供后人参观。因水架桥、筑堤设堰、围湖挖渠，因水织网捕鱼、劈竹设栅、水产养殖，清水涤藻、水碓做纸、水车灌田等，这些都可作为水文化延伸研究。

中国自古以来多水患。余杭舒公塔，塔底层近30年中淹没过两次：一次是1996年6月30日，即“6·30”洪水；另一次是2020年7月10日，这说明苕溪的水患不可掉以轻心。余杭的历史文化，治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，水文化研究应该挖掘优秀的治水理念、治水精神、治水技术、治水设施、治水英雄等。

对于浙北三千年的治水文明史，我想可以用石雕的形式给予复活。石雕群可以大禹治水为背景，秦王置县，王翦大将军饮马昌川，陈浑号民工10万筑苕塘围南湖，唐归姚、宋杨时修筑南、北两湖，直到1996年“6·30”洪水，武警官兵在乌龙洞苕溪边抢险之场景。这些，可谓是一部立体的水文化史书。若设想有幸落地，届时，人们散步于余杭古城西门苕溪边，望着治水丰碑雄伟石雕群，胸中定会荡起层云，励人无限思索。

当代生活

不理儿女的张老头

○余瀛

他们一来，你那脸色哟，一看就不舒服，就像灶里的锅灰！他们可都是有工作的，你倒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人家欠你吗？用得着热脸来贴你那冷屁股？

这时，张老头的棋友来看他，张老头马上变得和颜悦色起来，硬是不顾打点滴要与棋友玩个五局三胜制。这场面弄得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不知所措，但看到老人与棋友的高兴劲儿，也就偷偷地离开了。

“老头子，儿子女儿们携全家来看你，你不理睬人家，你让人家是怎么个感想？别人都说上年龄了裁花不裁刺，你倒好，尽说丧气话……”素芬看着自己丈夫吼道。

谁知，张老头竟当着朋友的面反驳起来：“正因为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，我们知道照顾自己，可不能耽误了他们年轻人的事业呀！”

微型小说

良心店主

○邢晓丹

闹市区的奢华广场附近，新开了两家毗邻的水果店，一家是刘大爷开的“青青水果店”，另一家是一个叫大刚的小伙子开的“大刚水果店”。

见大刚店里人手不够，大刚娘也从乡下来到店里帮忙。这天，“大刚水果店”来了一个漂亮少妇，她一进门就说：“我怀孕了，就想吃酸口的水果，不知道你家有没有？”

大刚对漂亮少妇说：“我们这有甜口的，酸甜口的，但酸口的水果还真不多，要不您到青青水果店去看看？他家货源充足！”少妇一听，赶紧兴高采烈地去了隔壁。

过了几天，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来到了“大刚水果店”，她刚进门就问：“你家苹果多少钱1斤？”

“6元。”大刚答道。“你家隔壁才5元。”老太太撇了撇嘴又问，“那你家苹果蜜桃呢？”

“10元。”大刚答道。

“你家隔壁才9元。”老太太又撇了撇嘴。

“那您赶紧到隔壁买吧！”大刚忙不迭地挽扶着老太太说，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。

一年后的一天，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来到“大刚水果店”，打算预订几百份水果礼盒为员工发福利。大刚摆了摆手说：“订水果礼盒还是去隔壁青青水果店，他家的水果礼盒包装精美，果品档次高。”中年男人一听，乐呵呵地去隔壁预定水果礼盒去了。

中年男人一走，大刚娘埋怨道：“你怎么总向着隔壁青青水果店那个糟老头子，这样下去我们水果店不是赔大发了吗？”

</div